

佛學十八講

第一講 佛傳（一）

——降生及童年——出家——修道——成道

「降生及童年」每年從世界各地到印度的千千萬萬遊客，無論佛教徒或非佛教徒，莫不到尼泊爾南部盧毗尼圍去。盧毗尼圍就是釋迦牟尼佛陀降生地。至今還峙立一根石柱，上面刻文：

「釋迦族聖者佛陀誕生於此」

這石柱建自西紀前二四九年間印度孔雀王朝之阿育王，歷今已貳千貳百多年。其時尼泊爾 Nepal 屬中印度，南部有迦毗羅衛城 Kapilavastu，位於恆河支流柯哈河岸 Kohana，城東有盧毗尼圍 Lumbini。佛陀即降生於此。時當西紀前五六五年，亦當中國周靈王七年四月八日。

佛陀為迦毗羅衛城主淨飯王太子，母摩耶夫人。佛陀名釋迦牟尼。釋迦其姓氏義譯「能仁」，牟尼其名號、梵語。義譯「寂滅」。幼名悉達多，義譯「吉祥」又即「成就」義。

佛陀亦梵語、義譯覺者，簡稱為佛。世尊謂為世間所尊敬、故稱「釋迦牟尼佛」，亦稱「釋迦牟尼世尊」。

佛陀生七日而摩耶夫人命終，由姨母摩訶波闍提撫育長成。自幼天姿聰慧，暢曉文事武功。年十五，立為太子；年十七，淨飯王為納耶輸陀羅及瞿毗耶二妃，其後耶輸生子羅睺羅。

「出家」佛陀以太子的尊貴，又將繼位城主，物質與權力，及世間五欲之樂，何求弗得；而捨棄一切，出家修道，此中自有無量因緣。若祇從事相上、言說上去說明，其示現世間，則有兩種原因：

（一）、觀眾生「生」苦，佛陀為太子時，嘗出遊田野，見田中農人，在烈日下赤體耕種，塵泥遍身，形容勞倦，辛苦異常。而耕田的母牛，拖犁荷耜，皮破血流，蹣跚泥中；行動稍慢，即遭鞭打。日長天熱，人牛困頓，目不忍觀。

又見田中，犁鋤撥土，無數蟲豸，受傷輾轉。其上群雀飛鳴，爭相啄食；啄食不已，競相追逐。

這一幅大地眾生生活實相圖，悲苦可愍，深深感動當時太子之心。

(二) 觀眾生「老病死」苦 佛陀為太子時，嘗出遊城郊，於群眾中見一人頭白面皺，目瞑身慄，拄杖羸步，行動辛苦。由是有感於人皆不免於老，而老又是這樣痛苦。

他日，復見一人，喘息呻吟，顏容憔悴，骨肉消瘦，戰掉不能自持。由是又有感於人皆不免於病，而病又是這樣痛苦。

他日，見一人瞑目僵臥，無氣無息，四人輦舉，眷屬哭繞。由是了知世間有死人；人怖畏死，而人人不免於死。

又是一幅眾生生命歷程的痛苦實相圖，太子深生苦惱，由上述兩種原因，感覺生老病死，是眾生的苦惱。必欲為自己解脫，又為眾生解脫。

他日，又遊城郊，見一比丘。聽聞解說比丘之義：

能破除老病死苦及一切煩惱，不受後身，莫如比丘。於是決定出家作比丘。

是年十九歲，二月七日夜，喚僕「車匿」，騎馬「健陟」，離宮出城。抵跋伽仙人苦行林中，以利劍自剃鬚髮，脫下寶冠瓔絡，使「車匿」牽「健陟」歸報淨飯王。

淨飯王數遣王師大臣追尋勸阻，終不能迴其志。於是遣僑陳如、阿舍婆誓，摩訶拔提，摩男俱利，十力迦葉、五人追隨奉侍、陪伴修道。

【修道】其初，太子自苦行林北行，先後至阿羅仙人及鬱陀仙人住處。對他們的修道方法，不感滿足。繼續經王舍城到尼禪河東岸，訪道尋師，時歷五年。終於到摩陀竭伽耶山附近，專心修持。日食一麻一米，乃至七日食一麻米。以為忍人所不能忍的苦行，就可斷除一切煩惱妄想。

經過六年苦行，目陷鼻高，顴骨顯露，身形消瘦若枯木。而修行方面，雖然可以暫時壓伏煩惱妄想，仍沒有達到真正的解脫。

於是起座走進尼連禪河，洗去身上垢穢，接受牧牛女牛乳供養，才使體力恢復。

隨即渡河，在伽耶山旁一棵菩提樹下，敷吉祥草，結跏趺座，發誓說：

「我不成道，不起此座」。

如是四十九日，成就無上正覺。

【成道】佛陀在菩提樹下，金剛座上，思惟如何解決生死問題。由於信念堅強，勇猛精進，所有外境色聲的魔及內心煩惱的魔，次第生起，次第降伏。終於了然何故有生？何故有死？何故死死生不能自脫？其真正原因，即是生死流轉道理，亦即是佛教基本原理的十二因緣。（詳第九講）

十二月八日的早晨，明星出時，豁然大悟，得無上正等正覺。這時佛陀正是三十歲。